



长篇时政小说

不管你在不在官场——
作为社会中的人
你都能从中学到必修的处事哲学

林燕飞 著

透视官场现状 深潜各色人等的内心世界
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

深度审计

群众出版社



深度审计

长篇时政小说

林燕飞 著



群众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度审计/林燕飞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 - 7 - 5014 - 4746 - 6

I. ①深…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5894 号

深度审计

林燕飞 著

责任编辑: 连玉泉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
印 张: 17.5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80 千字
印 数: 9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4746 - 6
定 价: 30.00 元

网 址: www.qzchs.com
电子信箱: qzs@qzchs.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门市): (010)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网购、邮购): (010) 83903253
教材分社电话: (010) 83903259
公安图书分社电话: (010) 83905672
法律图书分社电话: (010) 83905745
公安文艺分社电话: (010) 83903973
综合分社电话: (010) 83901870
杂志分社电话: (010) 83903239
电子音像与数字出版分社电话: (010) 83905727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一 私生活方面暴露出来的线索	1
二 铁 面 人	12
三 怪哉！老王竟被“绑架”	23
四 美丽的纸花	33
五 抱打不平的美人	45
六 追 击	49
七 柳暗花明又一村	59
八 真实的账簿	71
九 久违的羞涩和畏怯	82
十 传说中的职业杀手	87
十一 姑嫂战斗的成果和逼供	101
十二 隐藏于发廊屋的秘密	104
十三 钱一忠的暴动	115
十四 用以赎罪的秘密账号	120
十五 违规的目的在于和谐	131
十六 交 锋	143
十七 公务员需扶贫	155
十八 旧的延续和新的任务	162
十九 被盗窃的影视剧道具	175
二十 香 烟 铺	187
二十一 四龙戏珠的赝品	198
二十二 较 量	213
二十三 王德罗的分析	227
二十四 被纠缠的大叔	231
二十五 华丽的转身	242
二十六 真品和赝品	256
二十七 结 局	268

一 私生活方面暴露出来的线索

真是难熬的一天！欧阳布局坐在办公桌后，看着窗外金灿灿的阳光和冲天高耸的大槐树，心里暗暗感慨。这是朝北的房间，托当初设计师的福——也许是喝醉了酒后“才情横溢”方画出的图纸——此屋冬冷夏暖，终年没有阳光惠顾。如果再在某个时候遇上宾馆的“二刀子”发脾气，偏偏不肯按下中央空调的那个总按钮，天花板上垂挂于风嘴旁的尼龙丝线在该动弹的时候却浑无动静，那想要克服酷暑侵袭、心无旁骛地办公，几乎是不可能的。

现在，空调倒是开了，风口发出呼呼的响声。如气象标般闪动着的尼龙绳，正忽左忽右肆意张扬地飞舞着。可是，电脑中纷繁复杂、几乎令人无从入手的数据，却令她恨不得将那些数字恶魔一个个揪着耳朵拎出来，甩至地面，再恶狠狠地踏上几脚。

“怎么了，欧阳姐，是不是和小姑子闹别扭了？”小黄抱着厚厚的一叠资料走了进来，笑嘻嘻地看着她。这个小伙子常笑嘻嘻的，不过，欧阳布局知道，他工作得蛮憋屈的。

众所周知，欧阳布局男朋友的妹妹，是旁边宾馆——确切地说，应该叫做“审培中心”比较合适——的总经理，脾性之暴烈远近闻名。正因为这样，才得了“二刀子”的绰号：一把是厚重浑猛的鬼头大刀，走硬碰硬的路数，摧枯拉朽，和你吵得天翻地覆没商量；一把则如同古龙笔下的圆月弯刀，虽也异常锋利，不过刀光背后拉出一轮皎洁的明月光芒，在布造出罗曼蒂克氛围的同时，“宰”得你一败涂地尚幸福无比。欧阳布局可没有少和“二刀子”较量过，她也并不是好惹的。她们彼此过招百回，互有

胜败。

“胡说八道什么咧？臭小子，你不想活了啊？”欧阳布局瞪圆了眼睛，极力摆出凶恶的气势，想镇住小黄的调侃。但是，那股气才从丹田拔起，到了胸口，便立即被岔堵起来。

小黄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将资料往中间的会议桌上一放，随后将窗户推开些。一阵清风吹入，带着隐约的栀子花的香味。

“那个‘1221’专案，进行得怎么样了？”他半是出于好奇，半是出于对“欧阳姐”的关心。从局领导临时抽调欧阳布局参加这个纪委的专案以来，这位素有“铁娘子”之称的女主任科员便神情日衰，脸容之上终日悬浮着和她韶华年纪颇为不称的憔悴气象。

欧阳布局懒洋洋地抬起一根手指，轻轻压于自己的左眼皮，顺势往下轻微划拨，露出森然的血丝：“你这不是问我废话吗？我拿的是一份主任科员的工资，可怜巴巴，权为度日，可是现在的工作量，繁琐厚重，应该是好几个人分担的活儿才对。啊，网上锋戈一片，说公务员都生活得很轻松。一个‘都’字，简直令人欲哭无泪啊，竟然将各个机关、不同部门以及公务员内部的阶层区别全部抹煞了！这是网民的悲哀，还是我们这些基层工作人员的悲哀啊？”她将双手反环于脖子后面，打个哈欠，眼睛这才留意到桌上的那些档案袋。“鼓鼓囊囊的，那是什么东西啊？”

小黄自顾自走到窗边的矮柜旁，从塑料袋中摸出一个纸杯，掂起“公茶”——阳光之后，所有的福利都被取消或限制，以前每年三月按期给机关人员发放、供私人享受的茉莉花茶，现在亦如昨日黄鹤。每个处室仍旧可得四袋从茶厂直接购来的茶叶，但自己皆不许泡用，只准招待来访之客——看了看欧阳布局，又将茶袋放下，倒了一杯白开水：“不管怎么说，你好歹每月有个三四千元人民币入账，虽比垄断性国企的职工差远了，但是比起其余单位的工人也算不错了。你干着几个人的活儿啊？那不过是因为摊着专案，想‘一兼数能’，可不是常常有这个机会的。我呢？老姐，可惨了，被发配至边缘处室之后，整个就变成了奴隶。”

他的语气清清淡淡，神情从容不迫，目光也甚为亲柔，但是欧阳布局却从中捕捉到了其中的怨气。

所谓“边缘处室”，乃是全局对小黄所在处室的一个颇具有揶揄意味和饱含讥讽色彩的笑称。如此绰号，无非表达两个意思：其一，该处室旗下的办公用房皆靠在走廊最边缘，如晦暗暮昏中的黄蛾，极不惹人注目；

其二，从地位乃至各处室之间的架构关系而论，那个处室长期也处于被“边缘化”的尴尬境界。尤其令人绝望的是，小黄的处长、“边缘处室”的第一把手，或许因为到了快退休年龄的关系，似乎很安于现状，竟从未考虑过要去改变如此窘境。而这个处室最有特色的地方在于：上上下下加起来全部也不过六个人而已，然处级以上的干部便有四位之多，其中两位居于领导职位，另外两位则享受着正处级待遇。而受命奉令、跑腿办事之小兵，却只有寥寥两人，形成诟病甚浓的“十羊九牧”的人员格局。在局里面，这个处室更被同事戏称为“头重脚轻的要害部门”。

“啊，你是蛮辛苦的。”欧阳布局微微叹口气。她知道，小黄在那个处室承受着巨大的工作量。同时，又不得不周旋于诸领导之间或波澜壮阔或死水微澜的斗争之中。虽极力想从类似的勾心斗角、明攻暗斗中解脱出来，可惜，职务的游戏规则并不为他制定和掌握，因此折腾了许久，却总也调不出去。

不过，好在小黄生性乐观。同时，由于近来他开始滋长男人脾性，对这种“压迫”无论从情绪或者行动上都开始产生反弹，而反弹的好处之一，便是能将积聚胸中许久的郁闷怒气倾泻掉一些，所以，他并没对自己的处境感到绝望。“总会有别的出路，活人会被尿憋死啊？”现在，听见欧阳布局的同情喟叹，他反而笑了起来：“凡事都有个讲究。这十年，恰好我走大霉运，也难怪如此衰败了。不过，这也正是能够锻炼自己和积攒资本的时期。等大霉运过去，我这小黄虽然真正变成了老黄，但也肯定能一飞冲天。”说到这里，他忽然比划了一个手势：“麒麟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就化龙。”

“好，你臭小子有志气。不过光说不练可不行，好歹先朝着自己的梦想而奋斗吧。”欧阳布局也笑了起来。小黄搞投资非常有一手。炒股、买基金，这几年由于整个经济形势都不太好，甚至有些混乱，大伙儿都赔了不少钱，唯独他赚得个盆满钵溢。“等什么时候你成了亿万富翁，开起来自己的公司，老姐我替你搞内审去，给你打工。”忽然，她轻轻拍拍手，“我知道了，那时是你们处室查过‘1221’公司的档案吧？”

为了进一步了解涉案单位的情况，打开混乱账目的突破口，她打听到“边缘处室”曾经成立过审计组，对该单位进行过细致的审计，并拟成报告归档。欧阳布局找到小黄的领导，希望他能和档案室知会一声，把那些材料借给自己翻阅一遍。处长大人绝无推诿，甚至还很高兴本处室的“工

作成果”能发挥余热，于是让小黄去档案室将材料重新搬出，给欧阳布局送来。

不过，那时档案管理员恰好休假，谁也没有胆儿在此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抡着斧头、大棒去撬开偌大的铁皮档案柜，何况也没有那个能耐撬开。于是乎，便拖延到了今天。

小黄将散乱的档案整理好，并不急着回去。他的桌前、桌旁，便有三位“处座”，有时目光凝投过来，即使来不及辨析其中的意思，却也足以令人如坐针毡。但是在欧阳布局这里，他感到非常轻松。

忽然，门外响起脚步声。一个人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喘着气：“欧阳，好消息，有线索了。”来者是个头发蓬松的胖子，个头不高，面色潮红，身上的夹克一看便知是从本市著名的侨寓市场买来的便宜货。

“啊，是吗？什么线索？啊，不急，不急，你先喝口水润润嗓子。小黄，帮老王泡杯水吧？”说到这里，欧阳布局忽然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哟，我又支使你干这干那的了。”

“没事，给欧阳姐效劳，我心甘情愿。”小黄此言出于衷肠。平日，他有事向“欧阳姐”求助的时候，她也是竭尽全力，浑无半点搪塞敷衍。然欧阳布局并非博爱之人，她布撒“热心”，也看对象。对于那些她瞧不起的人，譬如锱铢必较、器量狭窄、时时刻刻跟在领导旁边奉承拍马的家伙，她从来没有好脸色。那些人欲求她帮忙，给交警二大队或三大队打个电话，销了违章的记录，便和痴人说梦般别无二致。

王德罗接过杯子，微微呷了一口。他倒不是客气或不渴而显得如此斯文，实在是那白水太烫，燎烧了舌头。欧阳布局看他胸脯不停起伏，不由笑了起来：“怎么？是从外面一直跑回来的吧？听说你现在上下班都不开车了——”她歪着脖子斜睨王德罗的脚，看他果然穿着一双适合散步的软底布鞋。“就算锻炼，也得有一个过程，哪能这般急功近利啊？”王德罗愣了愣，搔搔头皮：“哪里跑回来的？我……我就爬了一层楼，热量堆在脂肪里散不出去，便喘成这个样子。”

小黄闻言，忍不住跟着窃笑。

王德罗并非专案组的成员，由于前段时间才从美国回来，目前正忙着整理那些出国交流和学习的材料，以备在省厅即将举办的经验大会上发言。所以，局里并未给他安排具体的审计项目任务，更勿论专案这等费时费意、劳心劳神的工作。“可是这些材料有什么好准备的呢？如果为了发

言裱饰而用，那可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在饭堂，他和几位同事这么坦坦荡荡地说着，“心得也好，体会也罢，就这么顺着自己的真实情感和思绪，在大会上朴素自然地说出来，岂非很好吗？”闲不住的他，想给忙成一团的欧阳布局帮忙。

“没问题吧？我是审计人员，即使并非专案组的人员，却也懂得纪律，一定会牢牢遵守《审计法》的约束，绝不对外泄露分毫信息。”他伸出肥嘟嘟的巴掌，期待着对方的回应。

爽快的欧阳布局毫不犹豫地扣住他的掌心、手背：“欢迎！荣幸之至。不过，丑话也说在前面，你要是真敢泄露机密，姑奶奶我可不留情，第一个便抬脚踹你个跟斗。”

“啊，一言为定。踹坏了鞋子，我反过来陪你一双新的。”

小黄很羡慕这两人之间的友谊。除了欧阳布局和王德罗，尚有其他几位同志，给人的感觉也是非常踏实的，他们融合成一个完全和功禄、名利无关的圈子，温馨且欢洽。可惜，由于他身在“边缘处室”，很少有机会能介入他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和帮忙，因此也就难得在这个圈内分享一份友谊。

“啊，欧阳姐，你们慢慢谈，我先走了。”

“行啊。这些档案看完了，我给你送过去。”欧阳布局嘴里说着话，眼睛却紧紧盯着王德罗的双唇，期盼着那两片厚油油的嘴皮子舔完白开水后，能吐出有价值的线索。

“不用，你打个电话就成，我来搬。”小黄走出门，本欲往过道左边的电梯走去。他想，不过爬两层楼而已，何必费那工夫？他又转身朝右，推开安全门，沿着保洁师傅才拖过的、亮晶晶湿漉漉的台阶向上走去。拐角处，那个坏掉的摄像监视仪似乎被修好了，黑乎乎的玻璃镜片上发出蓝莹莹的光芒。

王德罗将杯子放下：“欧阳，上次你说过，宁国龙通过种种强压手段逼迫得那位刘，刘——”“刘会计！”“啊，对，逼得刘会计当场发疯，一把火把账簿全部烧得干干净净，是吧？”

欧阳布局点点头，说：“如果不是考虑到她发疯了，纪委便准备认真追究她的责任。销毁账本，尤其牵涉到案件的诸多细节和记录，可不是小事，即使是被宁国龙逼迫所为，刘会计也难辞其咎。”王德罗瞥见她电脑

深度审计

shendu

shenji

屏幕上的那些数据，摆了摆手：“这些数字多半都经过了加工，不用费老鼻子气力去研究。”

“你说的也忒轻巧。”欧阳布局扁扁嘴，“目前能用的数据，也就是这些存在植物园会计室电脑中的东西了，即便经过了加工，如果能还原的话，也还是能提供——”

“别扯淡了，想要将这些造假的数据进行还原，你以为自己是神仙啊？就算你有这个本领，那得研究到什么时候？说不定又来个什么大部制改革，将你一刀切了，这个‘1221’怕也不能结案。”所谓“一刀切”，便是机关女同志若未担任实际领导职务，那么到了55岁即可退休。“哦，我现在还不到35岁呢。你的意思，再过20年我也破译不出这些被故意淆乱的数据？”欧阳布局闻言，很有些不服气，但是仔细想想，确实存在这种可能。刘会计不仅烧毁了账簿，甚至连相关的记账凭证和原始凭证都一并烧毁殆尽。没有那些原始参照物，欲还原数据，谈何容易？

“impossible。”王德罗好不容易咬出一个英文单词，增加自己意见的力度。

欧阳布局哭笑不得：“少卖弄洋文，有本事念一句完整的英语来显摆。好，你拿个主意，说说现在该怎么办。你刚才说的线索究竟是什么？”

“我打听到一件很隐秘的事情，是关于宁国龙私生活的——”不及他说完，欧阳布局皱皱眉头，打断他的话：“等等，老王，你什么时候对这些感兴趣？”宁国龙的私生活极其不简单，非但在外面蓄养情人，便是单位中稍有些姿色的女人几乎都没有能逃过他的追逐。在受局里指派第一次参加计委的专案小组会议时，小组长兼市纪委副书记的彭书记便直言不讳地告诉过她，按照传言同时也甚符合事实的说法，宁国龙私生活异常糜烂。“那混账败类，将自己办公室的门关上后，无非就干两件事情。第一，躺在沙发上睡觉；第二，搂着女人就在办公桌上干那种事。而即使是睡觉，十次也有七八次身边还躺着个女人。”欧阳布局是女人，闻言未免脸色绯红，但是她颇有男人暴烈直爽的脾性。彭书记以前也和她合作过，知道她的个性特点，所以才敢将这些话直言不讳地告诉她。

王德罗叹口气：“你别急啊。”

“能不急吗？我们配合纪委工作，主要任务是从数据中发现线索。他的私生活好坏，不是我们该去定性的。”

王德罗愣了愣，叹口气：“欧阳，咱们不是有一句话叫做‘跳出审计

看审计’吗？”他摆摆手，“如果你不想听便算了，我的线索还就和宁国龙的私生活颇有干系。”

欧阳布局愣了愣，抿抿嘴唇，点点头：“啊，你说得对。不过，关于那家伙私生活方面，我的意思是，关于活色生香的那些细节描绘，能免则免吧。”

“你说什么呢？我打听情报，出于正经目的，哪里是去问这些东西咧。唉！欧阳啊，你的思想苗头不太对啊，怪不得上次的副处级竞岗，你连初赛都没能过。”王德罗一本正经地说着，旋即自己忍不住笑了起来，“宁国龙在猎艳方面，手伸得很长，长得令人吃惊。”

欧阳布局眼睛熠熠发亮，开始有了兴趣：“是吗？好，我给你倒杯水。你也甭卖关子了。不过在此之前，我可得正式声明，以正视听。本人并没有报名参加副处级职务的竞岗活动，所以你要是在初赛能看见我的身影，那可真是见鬼了。”她心里异常清楚，如此竞岗，不过是一场迎合组织部制定的公开选拔干部要求之作秀，游戏规则并非自己所制定，更非自己所能掌控，既然如此，那索性就不参加这场浑无半分胜算的游戏，倒也落得逍遥自在。

王德罗略微错愕，旋即笑着点点头。他也是一样，作了相当于正科级待遇的主任科员十来年，于仕途上“追求进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早已消磨殆尽。这一次，若非出于对审计事业的热爱，私下参加国际审计论文大赛，将自己的专业论文请侄女译成英文后发给组委会并荣幸地获得二等奖项，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的成员焉能专门指名要约见他，然后下了一个特殊名额，让他同省厅、其余地级审计战线的同行共赴美国参加学习呢？全团之中，都是副处级以上干部，相互之间，张口闭嘴，都是“某处某处”的，王德罗如是级别，算是比较另类了。

“言归正传。刘会计此人长相如何，我可是没有见过的，但是通过打听，发现她的女儿，却是毗邻的几个小区内远近闻名的美人。非但如此，这姑娘简直还可以用‘多才多艺’形容，初中毕业考入艺术学校后，直接读五年制的大专班，也是艺校出了名的校花。”王德罗从口袋里摸了半天，方发现自己没有带香烟来，耸耸肩，“你想想看，艺校里面可谓美女如云，她却能在群芳众卉中脱颖而出，被冠之以‘校花’的荣誉，颜色容貌怎样，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吧？”

“啊，你已经说得够多了。你的女儿，不也是有名的佳丽，参加大学

举办的选美比赛后，如今成为某著名青春品牌的代言人了吗？”欧阳布局不觉揶揄。

王德罗有些不好意思：“什么青春品牌？都说不出嘴啊。那丫头，本身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女娃子，却代言成熟女性内衣，就——”他比划一下，然后叹口气，“就穿成那样站在镜头前让摄像师从这个、那个角度乱拍。要不是因为她大了，自己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和她母亲尚算开明，早就被气得吐血。啊，不说这些了，‘刘’家有女初长成，栽培出一个金凤凰，结果还是被宁国龙盯上了。”

欧阳布局闻言，心中蓦然一紧，却没有说话。

“那个混账东西，都五十多岁，半只脚踏入棺材的人了，自己的女儿也在国外配了‘洋毛’作了跨国媳妇，竟还贼心不死，还打人家十六七岁花样小姑娘的邪主意。这恶魔不知用了什么手段，还真就把刘会计的女儿给搞到手了。”王德罗语气犹然平静，然不难听出其中透出隐约恚怒不忿的意味。

什么手段？无非是金钱攻势而已。现在多少女孩能抵挡得住这种“饵”？对此，欧阳布局颇不以为然。但是，想起那只艳丽水灵的小羊羔就这么被大灰狼给蹂躏了，粗皮和嫩肤在一起磨蹭、熏熏浊臭和袭袭幽香混裹难分，她还是未免有些唏嘘：“刘会计知道这件事，岂非要气死了？”

“啊，真是气得半死！自己受这位领导排挤收拾，被整得可谓够惨了，想不到唯一的宝贝女儿还被那宁国龙给玷污了。”王德罗将杯子往旁边一推，“她的老公是个老实人，或者说十足的窝囊废。知道了这件事后，什么反应都没有，反而‘苦口婆心’不断劝欲上访告状的妻子，说什么‘民不和官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云云。听说有时候刘会计不听劝，她老公便会饱以老拳，逼迫她老老实实‘就范’。这男人，对外软蛋一个，镇压起自己的老婆，倒是威风得很啊。”说到这里，他看了看窗外，广阔的天空似乎能令他胸中的郁窒稍微释缓些。“刘会计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恶劣环境下，胸中之压抑情绪可想而知。到了最后，她终于爆发出来，将宁国龙痛骂一顿后，将单位的会计账簿和凭证订册俱给烧了，自己也神志混乱，从此疯疯癫癫地待在家中。”

“不过，她即便是痛骂宁国龙，也没有说出对方和自己女儿的丑事。”欧阳布局不觉有些伤感，“为了维护女儿的名誉……她，她是个伟大的母亲。”

“老王，你的线索究竟是什么？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听得如在云中雾里，没能听出什么名堂来。”直到现在为止，欧阳布局除了对刘会计深表同情，对宁国龙平添几分恚怒之外，她依旧难以明了王德罗的目的。

王德罗欲言又止，先看了看办公室门外。一位老同志恰端着花盆走过。阔大的绿叶，鲜红的花朵，格外耀眼。其目光似有意无意朝此地斜瞟半目，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前行，脚步声渐渐杳然。

好花！好叶！赤艳艳的花瓣，绿油油的枝叶。

须臾，又是一名头发花白、神情木然的女同志吃力地搬着一大盆玉兰走过。

“哟，田处，这盘花不错。才买的？”

“啊，你眼神毒，一瞅一个准。才买的，托人送来大厅。老朱，过来帮个忙咧，搭把手，一并把它抬到我房里去。”

“没问题。听说养花对养生也有好处，我也准备向你学习一些养花的技术。田处，我这里先打个招呼，你可别藏私咧。”

“你这话说的。真说养花有那么一把刷子的，还算老耿。什么时候，你、我一起到他办公室取经去。”

“行。你田处跟着党走，我跟着你走，还愁养花养不出成果啊？哈哈。”

王德罗气得冷哼一声，颇多不屑，低声嘀咕：“这种状况，怎么可能‘全国创优，全省领先’啊？”

现在局里真正干活的，皆是譬如小黄、欧阳布局这等年轻人，公道地说，尚包括那些确实喜好审计工作譬如王德罗者。年龄稍大些且事业心又不强的人，尽皆抱持“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处事格言，每日不过来大楼办公室混时光而已，何况单位每日提供早、中双餐，伙食亦算不错。有时任务委实太多，审计的单子罗叠如山，欧阳布局、小黄、王德罗等便算变化成三头六臂也干不过来，不得不拉着此批人奔赴火线，他们也“脚踩西瓜皮，手提浆糊桶”，能“溜”则“溜”，能“糊”则“糊”。

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全局早就步入了老龄化时代，大批老油子的这些作为，正极大影响到“稍微年轻”“部分年轻”或“很年轻”——就看你自己怎么定义了——的其他人员群体。在“养老族”的言传身教下，越来越多的人，正开始荒怠起工作：欧阳布局隔壁的处室，好几位小姑娘往往在下午不到四点便找借口提前下班，回家或去逛大街。

王德罗站起身，将门虚掩，回至座位，压低声音：“欧阳，譬如你在

财务部门工作，受了不少领导施加的委屈，出于自保的目的也好，出于报复的意图也罢，这时你会做什么？”顿了顿，又道，“总之，别把自己想得那么伟大，就从普通人普通逻辑的角度考虑。”

欧阳布局惊讶地望着他：“什么？”

“别问‘什么’，仔细想想呀。”王德罗似充满了期待。

欧阳布局低着头，沉下心开始思忖，蓦然，脑中灵光闪烁，险些惊呼出来：“对了，我会将账目中涉及领导违法乱纪行为的一些支出记录复制下来。不，不对，这些记录往往不可能具载于公开的账目上，所以，要么不入账，要么就存在另外一本账簿，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阴账’。有时领导不知道尚有如此‘阴账’存在，如果知道，领导同样出于‘自保’的目的，会将这般账簿从会计手中‘收缴’上来，自己亲自保管为妥。但即使如此，我也可能再想办法复制‘阴账’副本，对不对？”欧阳布局想到这一节，用力拍打巴掌，站起身。“走，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去拜访刘会计。”

“你不怕她完全疯了，根本就无法帮助我们？”

“得了吧。你我都明白，她还没有完成报仇的心愿，所以，即便疯了，在仇恨的熏燎下，亦会有偶尔清醒的时刻。总之，要想在这个案件中有所突破，我们得逮着那个时刻才行。”

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欧阳布局忽然回头笑了起来，令王德罗不由莫名其妙：“干什么？”

“你那个英文的发音不对。”

“哪个英文啊？”王德罗诧然地眯缝起眼睛，旋即反应过来，肥嘟嘟的脸颊不由泛起微红。“是吗？我那是美国乡间英语，口音难免带些……带些土气，总之你就别较真了。”

刘会计的相貌并不甚引人注目，看起来，她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中年妇女。不过令人诧异的是，从她身上，似乎散发着一股特殊的魅力或气息，可以在不知不觉之间吸引男人的目光。或许是同样身为女人的关系，欧阳布局先前并未能察觉到这一点，直到王德罗低声提醒她，她才察觉。这个看似沉静发疯了的女人，的确在举手投足之间扬播着某种特殊的韵致。刘会计的家位于被新建小区层层包围的一幢旧式小楼内，斑驳苍褪的红砖、甚显陈旧的黑瓦、铝合金窗框上布满灰尘的蓝色太阳篷，处处皆给人一种颓丧萎靡的意味。刘会计的丈夫，那个肥胖且脸容虚浮的窝囊废，

正夹着一根香烟坐在门前的石凳上，百无聊赖地瞅着对面的发廊屋。有时，里面妖冶而暴露的女郎会推开门出来，然后风情万种地四下“随意”张望一番。每逢此刻，他的眼睛便会蓦然闪烁，透出一种强烈的欲望。终于，他的双腿开始用力，然后站了起来。

“你看，我们现在过去问话，是不是太唐突了？会不会突然对她产生某种刺激，引发不愉快的联想，促发她再次——”欧阳布局看着刘会计站立于楼道中的平静模样，心里有些顾忌。出于对她的由衷同情，总觉得“发病”这两个字委实难以吐露出嘴。

王德罗看了看开始向发廊走去的“窝囊废”，生气地皱皱眉头：“我不知道，你决定吧。”

“我决定？啊，风险和责任都由我承担吗？你才是专案组正儿八经的成员，我只是帮你提供线索，替你打工的。你是男人吧？这时还是由你定夺比较好。”似这等往外推诿的情况，对欧阳布局而言，以前还真是不多见。

偏偏王德罗就不肯接招：“欧阳，你可从来都不比男人差。要是你真这么难决定，索性回单位另想办法算了。”

欧阳看着王德罗，哭笑不得。就这么空手而返，她确实不甚甘心，但细细衡量，自己还真有那么一些退缩的念头。

这时，顶上传来“踏踏”作响的脚步声。有人从楼上走下来，是一位满头白发身材瘦小的老汉，一手拄着拐杖，另一只手握着一个调频收音机。此人转过一个弯角，陡然看见矗立于楼道中央、神情痴惘的刘会计，立时吓得打个哆嗦，收轻脚步，友好且尴尬地朝这位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笑了笑，然后身体紧贴着楼梯扶手，小心翼翼地慢慢转了下来。他从欧阳布局和王德罗身边经过时，两人听得真切，这位适才似提心吊胆的老人发出长长一声叹息，既充满了对刘会计的惋惜怜悯之情，也流露出庆幸对方没有在这时发病之意味。

“你好。请问是刘会计吗？”欧阳布局终于还是试探性地打个招呼。王德罗笑了笑。从不畏难而退，果然还是她的本色。

刘会计回过神来，眼光从墙上挪移开，看见了楼梯下忐忑不安的两位陌生人。她挥了挥手：“你们是——”

“啊，你好，刘女士，我是审计局的欧阳布局，这位是我的同事老王，是……是专门来找你的。”

“哦，审计局的同志啊，你们也好。请问有什么事吗？”刘会计眉头无改，甚至还笑了笑，“哟，你们是客人，怎么能站在外面说话呢？”言罢，伸手扣住把手，将门拉开，“快请进，家里说话。”

“啊，谢谢。”欧阳布局不知为何亦长长吐出一口气。王德罗悄悄比划了一个暂且稳住的手势。“我知道。”欧阳布局心想。

搬凳子，倒茶水，端果盘——尽管里面的零食看起来品种寥落并且不太新鲜——瞧着刘会计默默忙碌着，欧阳布局忍不住在心底恶狠狠地骂起宁国龙来：“那个混账东西。”

二 铁面人

“你们是为了宁国龙的事来的吧？”不待欧阳布局说明来意，刘会计先行道破两人的意图，“这个人罪恶滔天，正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啊，抱歉，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家里修养，并不了解外面的动静。对他的侦破工作如今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望着她的期盼眼神，欧阳布局不由语噎。

“是吗？直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什么进展吗？”刘会计失望之色溢于容表，脸色倏然沉了下来。欧阳布局急忙劝道：“目前侦破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相信很快就能给你和其余的无辜受害群众一个交待。宁国龙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现在已经定性，无论如何，开除他党籍和公职是不可避免的。至于其经济方面的问题，现在确实遇到了不少的阻力，关键是缺乏证据。”

“证据？”刘会计愣了愣，旋即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颊，“都怪我，一时沉不住气，将账本都烧了。其实上面有不少记录，都能直接暴露他违反财政纪律、侵占国家资产的劣迹。”说着话，目中晶光隐约闪烁，两行泪顺着眼角淌了下来，“我，我倒是帮了那恶棍的一个大忙！想起烧账本的事，我肠子都悔青了。”

“啊，刘女士，你别激动，总会有别的办法的。”

“真的吗？啊，欧阳科长，真会有别的办法吗？”刘会计颇有些激动，似乎意识到什么，她歉意地笑了笑，擦拭掉脸颊上的泪水，快步走至旁边的壁柜，摸出药盒，倒出两粒药丸吞入嘴里。

是抑制情绪方面的药吗？看起来，带些浅蓝色。

“啊，是呀，不过这就需要你的配合了。”欧阳布局帮着将水杯递过去。刘会计点点头以示谢意，仰脖子喝下药。

“你有没有这么一种笔记本？”欧阳布局轻轻比划着，“也就是将公账完全做个副本保留下来，或是单单记录其中一些比较重要、涉及宁国龙腐败问题的收支事项呢？”

“没有，其实我真应该这么做。”

“是吗？”这次轮到欧阳布局开始感到失望了，她斜睨王德罗一眼，老王啊，你提供的线索，其价值可谓大打折扣了。只是她还想再努力一次：“那么，你是不是能回忆起中间的某些内容呢？一笔也好，两笔也罢。譬如说，从哪里搞来假发票，然后虚列支出，其实这些钱却落入到他的私人口袋？”

刘会计略微错愕，坐下来，认真地回忆。

“还有，你们单位每年不是都要对外招标进行一些基础建设吗？那么，是不是有的投标单位先将保证金缴入你们的指定账户，等过了一段时间，却又以投标不成功为名，要你们将保证金‘归还’到他们指定的某个账户呢？而这个账户，其实极可能便是宁国龙的私人账号？”欧阳布局柔声细语继续提醒。

王德罗进一步解释：“这极可能是该单位投标失败以后，才陡然开窍，想起需要打点领导，所以便将保证金干脆送给宁国龙，以为来年的投标活动铺路。”

“也许不用等到第二年！宁国龙人脉广阔，说不定收到贿金后，就给行贿者架桥连线，介绍另外某家单位的工程给对方做。”欧阳布局从事审计工作多年，可没有少见此种现象。

“也可能和已经受标的单位谈妥，让他们将一部分工程外包给受贿者，待结算时，非但不去核减，反再由公家多支付资金，让建设单位得到好处。”王德罗经验老到，提出另一种可能。两人分析起这些事情，都是神采奕奕，不过刘会计却渐渐有些神情恍惚：“啊，我，我真有些犯糊涂，怕帮不上你们的忙。哎呀，我恨死宁国龙了，我……我也恨死自己了。”

的确，刘会计的眼神虽依旧平静，不过已露出几分茫然之色，适才勉强尚算清澈的双眸，如今开始变得浑浊。再追问下去，见鬼，只怕非但问不出什么东西来，兴许还会拨动她的某根脆弱神经，然后便迅速歇斯底里